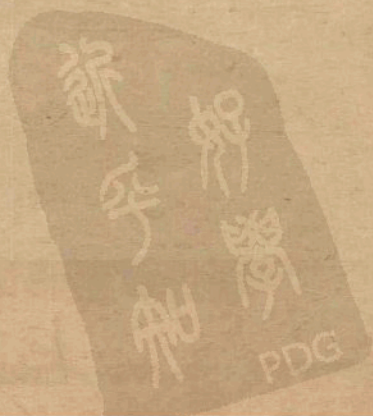


丹
淵
集

六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六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叅

吳 吳一標 建先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
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

以彌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
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
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
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
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
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
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
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輒敢一日忘去者此
將煩之再泣于彼其謂徃制無或循襲丞相奏

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
遺并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
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
公輔臣必以遠解旣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
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臨治
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
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
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旣聞
公來男諱於道女謹於竈皆曰我之七飭安於

食而枕筭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
公旣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瞽羣
疑革而冰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
下晏然已爲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
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于物也泥而不博臨
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
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
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崑
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

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于君而獲愛於
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譔以紀公
之休懿會赴官興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
詩一篇俾同爲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
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
詩自韓魏公而下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
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爲嘉

州旣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冠國學多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年其踐歷亦已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益孺不補外被寵擢列華貫旦暮期爾何遽求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哉夫士之所以恃而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矣命旣存乎我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能常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以求合之雖上竊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爲賢者一付

清議昧然已爲賤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
有法度今欲使爲賤丈夫者之行其肯邪况漢
嘉西南之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侍嚴君旦
夕之膳其爲人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
孺所獲其少歟彼將奚爲哉初出都朝中士大
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爲可賀者皆以詩餞之凡
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卽走書與元求余爲
之序將刻之石故爲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
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
治稱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
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歔然謂同曰不肖
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
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逮冠
游宦四方雖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輒少時不
營營於彼期于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
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

之當先出由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
信乃斷輦血食刺臂鏤板寫摹佛書輦散於所
經由道區區祈徹母氏之聽聞至此累日又言
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
是時同亦新免削杖聞之摧咽不自勝起撫康
叔曰君尚有母求繫我無之柰何相與歔歔
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占百字
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昧矣明
朝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

明逸表康叔于朝曰朱某擲棄官本繇尋其母
今旣得之馮翊矣宜還之舊秩且褒寵之以勸
激天下當時士大夫相逢遇謹然駭異稱嘆謂
非世之所有在昔亦無幾矣其秋康叔侍太夫
人入都都人逐板輿前後擁觀至所居閭巷談
說抃蹈嗟咨至有感慨墮淚而不能自語者如
是閱月而後已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又封賜
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請願且倅河中庶近母
前所在慰之詔許於是好事者爭賦詩以贈行

凡若干篇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雒縣尉瞻
之遣使致書授之大輔于前此詩也且曰大人
昔求祖母時其端涯絕未知而公與之詩謂必
得後果然瞻之將欲益以諸公所爲刻傳之幸
公復序之使明白同旣已高康叔之懿行又愛
其子能章大其父之令名故爲之云云以警當
世之薄俗以貽史氏之願作佳傳者康叔名壽
昌今爲駕部郎中壬子中元平雲閣序

送敏行無演序

余於莊周書讀之有年矣愛其善騁高辯一盡
乎天下事物有名相者性分之理輒嘗謂曰是
雖有好爲橫議之士於此固亦無地可以容其
言矣後得僧肇法師四絕論因悟不遷不真之
旨與無知無名之義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
向之所嗜逍遙齊物之說何其詭譎者哉其有
高不可躡而深不可汲者竊常患之講師無演
自成都來爲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之綆使余
旁羊恣肆造詣無極俛仰一息空色皆盡斯無

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
無演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挽袂以留屢不能得
遂書此以贈別且自見也熙寧六年癸丑季冬
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秉負
確固動不回辟據通顯處屈約視之槩然弗汨
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
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此術者甚鮮同嘗用是

以考質士大夫之所爲謂清河張侯總之者斯
人歟總之仁以治已誠以接物自登科凡三十
年而官不過員外郎位才止治中從事不競勢
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辯論正而
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懟語愉如也同往
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總之職事
反覆參視無有缺缺誠哉士者之刑範而吏者
之文墨耳今解秩歸闕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
云誰如欲爲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

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斂言人禍福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祕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徃徃有爲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善以爻象消息休咎嘗與某人占某事某事約時指日無不如其

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爲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頰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異人授祕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聞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